

贫 与 罪

人 物

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·托乐佐夫 富商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他的妻子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他们的女儿。

柳比姆·卡尔贝奇·托尔佐夫 他的兄弟，败家子。

阿富里卡恩·萨维奇·柯尔舒诺夫 工厂主。

米佳 托尔佐夫的店员。

雅沙·古斯林 托尔佐夫的侄子。

格里沙·拉兹留里亚耶夫 年轻的商人，富翁的儿子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年轻的寡妇。

玛莎 } 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的女友。
丽查 }

叶戈鲁施卡 少年，托尔佐夫的远亲。

阿莉娜 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的奶妈。

男女来宾、仆役、演杂耍的及其他。

剧情发生在圣诞节、县里的商人托尔佐夫家里。

第 一 幕

小账房间；后墙上有门，左角上有床，右首有食器橱；左墙上有窗，窗前拢着桌子，桌旁拢着椅子；靠右墙有写字台和凳子；床旁边有六弦琴；桌上和写字台上堆着书籍和文件。

第一场

米佳在屋裏走来走去；叶戈鲁施卡坐在凳子上念“波瓦·柯罗列维奇”。

叶戈鲁施卡（念）“我的父王，至高而勇敢的君王，基利比特·维尔佐尔洛维奇啊，现在我没有勇气和他结婚了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，格维顿王已向我求过婚了。”

米 佳 喂，叶戈鲁施卡，咱们家裏的人呢？

叶戈鲁施卡（用手指点着念到的地方，免得弄错了）没有人在家；他们坐着车出去了。就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在家。（念）“于是基利比特·维尔佐尔洛维奇对他女儿说……”（用手指点着念的地方）唯有他才发那么大脾气，太可怕！我走开了——他还在吗。（念）“然后，美丽的米莉特丽莎·基利比特叶芙娜把奴婢里柴尔达叫到她跟前……”

米 佳 他跟谁发脾气？

叶戈鲁施卡（又指着）跟柳比姆·卡尔贝奇舅舅发脾气。在过节的第二天，柳比姆·卡尔贝奇舅舅与我们一起儿吃午饭；吃饭的时候，他喝多了，就胡乱开起玩笑来了，简直是疯了。我原本就挺爱笑；实在惊不住了，我笑的直打滚，所有人全都瞧着我。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觉得这对

他是侮辱和无礼，就对他大发脾气，并且把他给赶出去了。柳比姆·卡尔贝奇舅舅和他大吵了一场，为了报仇，他就跟一群要饭的站在大教堂门口。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说：“我在全城人面前丢尽了脸。”直到现在，他不论碰到谁，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对人发脾气。（念）“决心向我们城里进发。”

米 佳 （向窗外看看）好像是他们来了……没错，是的！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、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，还有几位客人跟她们在一起。

叶戈鲁施卡 （把小说藏在口袋里）那我到楼上去了。（退场。）

第二场

米 佳 （一个人）天哪，真倒霉！……街上的人都在过节，家里的人也都在过节，而你呢，却坐在四墙装里……大家都把我当生人，没亲戚，没朋友！……并且还又……唉，算了吧！还是坐下来干点什么，也许悲哀会消失。（走近写字台坐下，沉思，然后唱）

我的描绘不出她的美貌！……

她有黑色的眉毛，还有一双慵懒的眼睛。

对了，还有一双慵懒的眼睛。昨天她做完弥撒回来的时候，穿着貂皮大衣，扎着小头巾，就像这样……嘿！我想，我就从未见过这样的美人！（沉思，然后唱）

哦，哪儿生来的这个美人……

可不是吗，我哪有心思干活！我老是想着她！……我的心简直要碎了。唉，你呀，伤心人中的伤心人呀！……（用手捂着脸，默默地坐着。）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，穿着冬衣，登场，在门边站住。

第三场

米佳和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米佳，米杰尼卡！

米 佳 有什么事吗？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亲爱的，晚上来看我们吧。跟女士们玩玩、唱唱歌儿。

米 佳 谢谢，谢谢。我一定会来的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坐在账房里！多没意思！你来，好吗？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不会在家的。

米 佳 好，我一定来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要知道，他又要出去了……是啊，到他那个朋友那里去……他叫什么来着？……

米 佳 上阿富里卡恩·萨维奇那儿去吗？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是啊，没错，哎哟，他简直纠缠住他了！

米 佳 （搬椅子给她）请坐，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哦，我没时间。好，我就坐一会儿吧。（坐下）你看……多糟糕！真的！……他们一成为朋友啊，事情可就多了。是啊！就是这样！为什么呢？有什么用呢？请你说说看！阿富里卡恩·萨维奇是不是个又粗俗、又酗酒的人？……

米 佳 可能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和阿富里卡恩·萨维奇有什么事吧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有什么事！压根没事。你知道，他呀——阿富里卡恩·萨维奇呀，总是跟一个英国人在一起喝酒。那个英国人是他工厂里的经理——所以他们总是在一块喝酒……是啊！我丈夫是不应该跟他学的。可是你能说他吗！他傲慢得不得了。他对我说，“这儿根本没人配跟我来往，他们大夥儿，”他说，“全是坏蛋，你瞧，他

们都是种地的，都是按种地的生活方式过日子；而那个人呢，你瞧，是从莫斯科来的，经常在莫斯科住……又有钱。”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你知道，他一下子变成了这样，亲爱的孩子啊，一下子变得这样了！他向来还算是有点头脑的。噯，我们的日子，当然说不上阔气，可是总算还行；自打他去年出了趟门以后，就跟人家学样了。他学呀，学呀，有人告诉我说……他把这些花样全学了来了。现在，只要是咱们俄国的东西他就都不喜欢；他翻来覆去他说——“我要按时髦的方式生活，要学时髦。”是啊，是啊！……他说：“戴上帽子吧！……”瞧，这是什么念头！……我就说：“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叫我装得千娇百媚的，去引诱别人吗！呸！”好，你瞧瞧他！是啊！从前他是不喝酒的……真的……从来也不喝酒，可是如今，他跟这个阿富里卡恩却喝起酒来了！他一定是喝昏了头（指指头），喝糊涂了。（沉默）我想他是让这个恶魔给缠住了！他怎么会没脑子呢！……嗯，要是他是个年轻人那倒无所谓：因为年轻的人们打扮打扮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你知道，他已经快六十了！亲爱的孩子啊，快六十了！真的！“你那摩登时髦的东西呀，”我对他说，“天天都变样儿，可是，咱们俄国的风俗习惯呢，却是一直以来就有的！老人们并不比我们傻。”但是他的脾气那么暴躁，亲爱的，你能说他吗！

米 佳 怎么能说呢！他是个非常厉害的人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柳波奇卡现在到了岁数了，该安排她了，可是他却老是没完没了地说：“没人能配得上她……没有，没有！”其实有！……可是他就说没有……这叫我做母亲的心裏多难受啊！

米 佳 或许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想把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嫁到莫斯科去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他跟牲口似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好像我就不是孩子的妈……是啊，真的……我什么话也没办法跟他说；只能跟别人叨唠叨唠自己的难处，哭哭，发泄发泄，只能这样罢了。（站起来）一定要来呀，米杰尼卡。

米 佳 我一定会来的。
古斯林登场。

第四场

前场人物和古斯林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又来了一个小伙子！雅舍尼卡，到楼上去跟姑娘们唱唱歌儿吧；你是个唱歌的好手；把六弦琴也带去。

古斯林 好的，我觉得这没什么，并且，还可以说，这是件愉快的事。

别拉盖雅·叶戈罗芙娜 好吧，一会儿见。我要去休息半个钟头。

古斯林

米 佳 再见。

别拉盖雅·盖戈罗芙娜退场；米佳在桌旁坐下，闷闷地发愁。

古斯林坐在床上，拿起六弦琴。

第五场

米佳和雅沙·古斯林。

古斯林 街上人多极了！……你的朋友也去了。你为什么不去？

米 佳 雅沙，因为我觉得很难过。

古斯林 为什么难过呢？你发什么愁？

米 佳 怎么能不愁呢？我脑子里突然有这么个想法：我在世界上算是哪种人呢？妈妈现在上了岁数，又穷，我得养活

她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工钱又少；从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那儿挣到的，只是责骂和羞辱；而且总是骂我穷，似乎是我错了似的……而他又不肯加工钱。我本该别外找件工作的，可是没有熟人上哪儿找去。是的，老实说，我还没法上别的地方去。

古斯林 为什么不去？在拉兹留里亚耶夫家里过得很不错——他们又有钱，又和气。

米 佳 不，雅沙，不合适！我宁愿忍受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的一切，我要过贫穷的生活，但是我不走。这就是我的命运！

古斯林 为什么要这样呢？

米 佳 （站起来）哦，这是有原因的，雅沙，我还有难处，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个难处。我没有把我的难处告诉过任何人。

古斯林 告诉告诉我吧。

米 佳 （挥一挥手）没有这个必要！

古斯林 说出来吧，装什么蒜呢！

米 佳 无论我说不说，你都帮不了忙！

古斯林 你怎么知道呢？

米 佳 （向古斯林身边走去）不论谁也帮不了我的忙。我这个人算是完了！我狂热地爱上了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。

古斯林 米佳，你怎么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米 佳 无论如何，这已经成为事实了。

古斯林 米佳，你最好忘掉这个念头。这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，所以想也没用。

米 佳 这一切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心不由己。”可以爱朋友，就是忘不了！……”（带着强有力的姿势说）“我爱美丽的姑娘胜过家庭，胜过民族！……坏人不愿答应，叫我放弃，停止！”

古斯林 说句老实话，你必须放弃。安娜·伊凡诺芙娜和我一样：

她一无所有，我也一文不名，但是叔父还不让我跟她结婚。你不用想。否则，这个想法在脑子里一扎了根，那以后就更难受了。

米 佳 （朗诵）

世界上什么是残酷？——

最残酷的就是爱情！

米 佳 （在屋里走来走去）雅沙，你读过柯尔佐夫的作品吗？

古斯林 读过，怎么啦？

米 佳 他是怎样描写这一切感情的啊！

古斯林 描写得美妙极了。

米 佳 真是再美妙也没有了。（在屋里走来走去）雅沙！

古斯林 什么？

米 佳 我自己编了一首歌。

古斯林 你？

米 佳 对了。

古斯林 给它谱个曲子，咱们唱吧。

米 佳 好。喏，拿去。（给他纸）我还得写点儿东西——有些事情：说不定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会讯问的。（坐下，写。）古斯林拿起六弦琴，开始作谱；拉兹留里亚耶夫带着手风琴登场。

第六场

前场人物和拉兹留里亚耶夫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兄弟们，好哇！（拉手风琴，走起舞步来。）

古斯林 真是笨蛋！你买个手风琴干什么？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干什么——当然是演奏呀。像这样……（拉。）

古斯林 嘿，好漂亮的小东西……真不错！告诉你说，别拉了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什么，干嘛不拉！……要是我不想演奏，我就不拉……有什么大不了的！以为我没钱吗？（拍拍自己的

口袋)叮叮咣咣地响着呢!咱们要是想大喝的话——那就大喝吧!(撂下手风琴)

一座山高，
一座山低；
一个爱人远，
一个爱人近。

米佳(打米佳的肩膀)，喂，米佳！你呆坐着干什么？

米 佳 有些事情。(继续工作。)

拉兹留里亚耶夫 米佳，喂，米佳，我要喝酒去了，朋友们……

说实话，我要喝酒去了。吓，走吧！……(唱：“一座山高”等句)米佳，米佳！我要在过节这几天里大吃大喝，然后再干活……说实话！什么，以为我没钱吗？有的是……可是我并不想喝醉……不，我要喝得呀……痛痛快快的……

米 佳 好，你去大喝特喝吧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过了节，我就要结婚了！……说真的，我就要结婚了！我要找到个有钱的姑娘。

古斯林 (对米佳)喂，你听听，这样唱行吗？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唱吧，唱吧，我听着呢。

古斯林 (唱)

孤儿命太苦，
可恨又可恶，
既比悲哀甚，
还比奴隶更凄楚！
世人度佳节，
你却无快乐！……
衷心如火焚，
并非酒造成！
青春无欢娱，
美貌无安慰；
嗟呼意中人——
不把愁绪理。

在这一段时间内，拉兹留里亚耶夫像生了根似地站在那儿，动情地听着；歌唱一完，大家都沉默起来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好，太好了！真可怜……我的心都要碎了。
(叹气) 唉，雅沙！弹些欢快的曲子吧，这些东西真是扫兴——今天可是过节。(唱)

吓！如果不爱骠骑兵！
那就真不行！
雅沙，弹吧。
古斯林掸。

米 佳 你们别折腾。咱们还是围成圈儿坐下，小声地唱个小调儿吧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好！(他俩坐下。)

古斯林 (开始唱；米佳和拉兹留里亚耶夫接着唱)

你们都是年轻的，年轻的小伙子，
你们都是我的朋友……

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登场；大家都站起来，停止唱歌。

第七场

前场人物和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有什么好唱的！只会嚷嚷，就跟种地的似的！（对米佳）你也这样！你以为是在庄稼人家里吧。都快成了酒馆了！今后不许这样。（走近桌子，察看纸张）为什么这些纸这么乱七八糟的！……

米 佳 我算账来着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（拿起柯尔佐夫的集子和诗句的抄本）这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

米 佳 因为今天过节，所以我把柯尔佐夫先生的诗抄下来打发时光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你竟然对这个穷光蛋表示敬佩！

米 佳 其实，我是为了自己的教育才学习的，好多懂得点儿东西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教育！你知道什么是教育？……还一个劲在那儿胡说呢！你应该做套新衣服！你到楼上去看我们的时候，经常会有客人……简直现眼！你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？

米 佳 寄给我妈妈了，因为她上了岁数，又没有收入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寄给你妈妈！你应该先寄给自己；天知道你妈妈需要什么；她又不是在有钱人家里长大的，也许她一直都是住在猪圈里。

米 佳 我宁可让自己受苦，决不让我妈妈缺什么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简直不象话！要是你自己不知道懂得礼貌的话，那就请你滚回你那狗窝里去吧；你要是打算弄得连裤子都没有的话，那么，你就别对自己抱什么希望！做诗呀、想教育自己呀，而你到处乱逛地却像个工人似的！难道教育就是这样蠢头蠢脑地唱歌吗？真是个笨

蛋！（咬牙切齿，侧目斜视着米佳）傻瓜！（沉默了一会儿）想你也不敢穿着这身破衣服到楼上去。听着，我告诉你！（对拉兹留里亚耶夫）还有你！说不定你老爹在那儿用铲子刮钱，可你却穿着这件破土呢大衣到处乱跑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怎么啦！这是刚买的呀！……法国布料，我从莫斯科买来的，托一个熟人……二十个卢布一俄尺。怎么啦，一定要叫我穿那种怪模怪样的……短尾巴上衣，像药剂师弗兰茨·费多里奇那样吗！……他们都嘲笑他：奇装异服！叫人家笑话有什么意思呢！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你知道得可真多！拿你可没法儿办！你自己是个傻瓜，你老子也没脑子……老是穿着油腻腻、又肥又大的衣服满处乱跑；你们活着像啥都不懂的傻瓜，到死还是像个傻瓜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行了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（严厉地）什么？

拉兹留里亚耶夫 我说，行了。

戈尔来伊·卡尔贝奇 不学无术的东西，连句象样的话都说不出来！和你们说话——简直是白废；跟你们这种白痴说话，就像对牛弹琴一样。（退场。）

第八场

前场人物，没有托尔佐夫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看看，多凶啊！吓！好大脾气！你想这么吓唬人……好么，你得小心点儿！

米 佳 （对古斯林）这就是我所过的日子！这就是我在世上所过的快乐的生活！

拉兹留里亚耶夫 这种日子——会逼得你去酗酒的，真的，会逼得你去酗酒的！可是，你别想吧。（唱）

一座山高，
一座山低，
一个爱人远，
一个爱人近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、安娜·伊凡诺芙娜、玛莎和丽查同登场。

第九场

前场人物，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、安娜·伊凡诺芙娜、玛莎和丽查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忠诚的朋友们，好哇！

拉兹留里亚耶夫 欢迎光临，蓬壁生辉。

米 佳 你们好！请进来！……真巧啊？……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没有什么巧的，因为——想来，就来了。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出去了，别拉盖雅·叶弋罗芙娜已经睡了，所以现在咱们可以自由了……你们玩儿玩儿吧——我可没兴趣！……

米 佳 请坐吧。

她们坐下，米佳坐在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对面；拉兹留里亚耶夫走来走去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一个人坐在那儿吃核桃怪腻的；我就说，“姑娘们，看小伙子们去吧，”这是很合女士们的心意的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你为什么胡说呀？我们可没想到上这儿来，这是你出的点子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怎么没想！你还是第一个呢……大家都知道，谁需要什么，谁就想什么：小伙子想大姑娘，大姑娘想小伙子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哈，哈，哈！……安娜·伊凡诺芙娜，您的话一点儿也没错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一点儿也不对！

玛 莎 （对丽查）唉，真不好意思！

丽 查 安娜·伊凡诺芙娜，您这话根本不对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唉，您呀，太老实了！我原本有句话要说的，可是在小伙子们跟前没法说……我自个儿以前也是姑娘，我都知道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姑娘跟姑娘也不都一样。

玛 莎 唉，真不好意思！

丽 查 您的话，在我们听起来感到很奇怪，而且，可以说，叫人难为情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哈，哈，哈！……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我们刚才在楼上说什么来着？你们要不反对，我就说！……那么，我说，好吗？怎么样，你们没办法了吧！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哈，哈，哈！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你张着嘴干什么呀！又不是说你，你别急呀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虽然不是说我，可是，没准有人正在想我呢。我们想知道的事情，一定会知道。（走起舞步来）

如果不爱骠骑兵！

那就真不行！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（向古斯林走去）你怎么啦，音乐家，你准备啥时候娶我呀？

古斯林 （弹着六弦琴）戈尔杰伊·卡尔贝奇啥时候答应，我就啥时候娶。急什么呀，咱们用不着急。（对她点头）来呀，安娜·伊凡诺芙娜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

她走到他身边，挨着他坐下；他一面跟她耳语，一面瞧着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和米佳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你说什么？……是真的吗！

古斯林 不会更真了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嗯，很好，别说话！（低声细语。）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米佳，晚上你会到我那里来吗？

米 佳 我会去的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我也要去。我的舞跳得特别好了。(双手叉腰站着)姑娘们，你们哪一个来喜欢我吧。

玛 莎 您怎么不害羞呀！您这讲的是什么话呀！

拉兹留里亚耶夫 没什么大不了的！我说：谁来喜欢我吧……对了……为了我的真挚的心。

丽 查 不会有人对姑娘这样说话。您应该等她们来爱您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是呀，我正在等着您哪，难道不是吗！(跳舞)如果不爱骠骑兵！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(瞟了米佳一眼)可能谁爱上了谁，但是不说：他必须自己猜去。

丽 查 天底下的姑娘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！

玛 莎 是呀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(走到他们跟前，一会儿瞧瞧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，一会儿瞧瞧米佳，唱)

这事已经清楚无疑，
要是谁爱上了谁——
那她就要坐在所爱的人儿对面，
愁眉深锁，唉声叹气。

米 佳 这是指谁说？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我们知道说的是谁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别着急，姑娘们，我给你俩唱一首歌吧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唱吧，唱吧！

拉兹留里亚耶夫 (慢慢地唱)

熊在天空飞……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最坏的事情吗？

丽 查 这可以说就是拿我们来开心。

拉兹留里亚耶夫 要是这个还不好，那我给你们唱一首别的歌吧；因为我是个快乐的人。(唱)

嘿，敲铁锅，

想起莫斯科！
想到莫斯科去娶老婆——
娶来柯洛姆娜真不错。
拉都想着哈哈笑，
嫁妆他不要！
荞麦卖四块，
大米贵十倍，
粟米十戈比，
大麦三分币。

（转身对着姑娘们）

要是燕麦落了价——
因为连费贵得太可怕！

瞧，天气多糟啊！

玛 莎 这跟我们没关系。

丽 查 我们又不做粮食买卖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你干吗打断呀！你来猜个谜语吧。是这样的：
圆圆的——可不是个姑娘；有尾巴——可不是只小老鼠！

拉兹留里亚耶夫 这东西不好猜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真不好猜啊！……你好好想想看！喂，姑娘们，走吧。

姑娘们站起身来，预备走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小伙子们，走吧。

古斯林和拉兹留里亚耶夫预备走。

米 佳 我马上来。我要先收拾东西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 （一面预备走，一面唱）

昨儿晚上有几位姑娘，
昨儿晚上有几位美丽的女郎，
昨儿晚上姑娘们酿的啤酒纯黄。
有位不速之客来自他乡，
来看这几位姑娘，
来看这几位美丽的女郎。

安娜·伊凡诺芙娜让大家走到门外去，只剩下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；她关上门，不让她出去。

第十场

米佳和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（在门边）好了，别瞎闹了。

从门外传出姑娘们的笑声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她们不让我出去！……唉，真烦人！（离开门边）这些捣蛋鬼，真是的！

米 佳 （搬把椅子给她）请坐，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，与我聊会儿天吧。我真高兴在我屋里看见您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（坐下）你为什么高兴，我不明白。

米 佳 可不是吗！……得到您这样垂青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我是不值得您这样对待我的。这是我第二次有机会……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哦，这算什么呢！我来了，坐一坐，又走了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说不定，我这就走。

米 佳 哦，不，别走！……为什么呢！（从口袋里掏出纸来）请准许我把我的作品奉献给您……我的力作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这是什么？

米 佳 这是我为了您写的诗。

柳波芙·戈尔杰耶芙娜 （竭力掩藏自己的喜悦）是吗，这也许是什么无用的东西……不值得朗诵的。

米 佳 那我就不能肯定了，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，再说，我又